

第一章 四年不見的丈夫

柳青山覺得是自己好事做多了，才有這等福報——從台北的安寧病房穿越成古代商戶女，同名同姓，而且跟容貌普通的自己不同，原主可是個朱唇粉面、玉軟花柔的大美女。

已經魂穿一個多月，她也搞清楚自己的處境。

自己有個丈夫叫做武一競，兩人家世相當——武家是做船運生意的，柳家是雞鴨中盤商，簽約的雞鴨場上百座，牲畜一旦足百日就上武家的船運北行，武家包攬了江南五成運貨量，柳家則佔了秦州、許州、相州四成的雞鴨使用量。

武一競是武家的嫡長子，父喪後承接家業，做得也挺好，現在河運百家爭鳴，連官戶都想分一杯羹，能維持現狀已經算很出色。

至於原主則是柳家嬌養出來的大小姐，這樣的婚姻本來應該是美事一椿，可惜原主脾氣暴躁又疑神疑鬼，見寄居表妹跟丈夫多說幾句話，馬上衝上去破口大罵，汙言穢語的把表妹說得十分不堪，又見武一競身邊的四個大丫頭個個伶俐清秀，心生嫉妒，趁著武一競遠行一個月，把留守的兩人都發賣給了西域來的牙婆。

武一競從京城回來，知道自己親厚的丫頭被賣去不毛之地，氣得不發一語，原主可就更吵鬧了，一口咬定他睡了丫頭，不然憑什麼這麼憤怒，又衝去祖母熊太君的院子討公道，熊太君本來就身體不好，這一吵直接被吵得暈過去，趕緊請了大夫來針灸，熊太君這才緩過一口氣，大夫說是小中風得好好靜養——然後原主就被打發到城郊的莊子上了。

原主剛開始一哭二鬧，武一競跟生母柳四太太洪氏聽說她病危還會過來看一下，後來就像周幽王的烽火，次數多了，連洪氏接到消息都沒怎麼理會，就這樣原主終於把自己搞死——哭鬧沒用了，上吊吧，只是萬萬沒想到原本只想做做樣子卻是成了真。

同名同姓的柳青山就這樣取代原主，過起了城郊棄婦生活。

而且因為是魂穿，她腦海中有原主的一生，應付那些僕婦已經綽綽有餘，何況主人是天，奴僕是地，誰又敢來質疑她的改變。

從原主的記憶中她知道，跟她一起被下放到莊子上的還有郝嬾嬾和喜鵲、壽眉兩個丫頭，她們是原主的陪嫁，雖然三人都覺得小姐有點不太一樣，但總覺得是她鬼門關前走一回想開了，只替她高興，說小姐這樣就對了，自己過得好才行，不要總是要死要活，姑爺是個狠心的，不會來看小姐的。

柳青山已經用鼻胃管很久了，突然可以自己進食，那是大喜過望，連續幾日大魚大肉，直到腰帶都緊了這才罷休。

鄉下新鮮的空氣也真好，沒了氣切管，她終於可以說話。

她在安寧病房躺得背好痛，現在她能在花園間大步走，可以彎下腰，看著花瓣上的小蝸牛，聞到泥土的芬芳。

百花盛開，綠芽探頭，天空像洗過一樣乾淨清澈。

她的世界，不再只是一張床，不用再透過安全窗戶才能看到外面。

她又覺得自己像個人了。

真好。

經歷一回生死，她對名聲已經不是很在意，不得丈夫心意又怎麼了，不管古代現代，健康都是最重要的，沒了健康就什麼也不是。

武一競雖然跟原主夫妻不睦，但也沒太苛待她——莊子有田有地，每個月還派人送十五兩過來當家用，柳青山已經穿越幾個月，知道了這裡的物價，十五兩可以過得很好了。

不過她不想就這樣領著武家的銀子困在這裡過一生，她另有打算，武一競既然不喜歡她，她如果主動要求和離，對方應該會馬上答應，至於柳家的面子，那已經不在她考慮之列，好不容易再重活一次，當然要以自己為優先，面子算什麼？她病榻纏綿兩年，早體悟面子什麼都不是。

吃吃喝喝一個月後，她首要的目標就是賺錢——每個月十五兩雖然不少，但還不足以讓她提出和離。

在城裡買座小宅子得要三百兩，如果只靠武一競給的每月十五兩，扣掉所有支出，勉強可以存到三兩，得存到什麼時候才有底氣提出和離？她還想找個男人入贅生孩子呢，可不能太被動了，還是得自己賺錢才妥當。

於是她開始瞭解起莊子能幹麼。

莊子的管家姓屠，是個老實人，說附近的百里坡屬於莊子上的，武家老祖宗曾經種過果樹、茶樹、棉花、桑樹，都長得不好，後來請了人來看，說是土地貧瘠，種什麼都不會長，只能用來蓋避暑莊子，結果就一直放著了。

柳青山一聽就來勁了，這種地用來幹麼呢？養牲口啊。

於是牙一咬，把嫁妝賣了一半，蓋起了雞寮跟工人住處——洪氏知道這女兒總算振作，也纏著丈夫柳四爺幫忙。

就這樣荒蕪的山頭蓋起十二棚雞寮，每座雞寮八個工人，柳家給送來健康的小雞小鴨，又派了幾個老經驗的來指導，柳青山的養雞場就這樣經營下來。

她隔三差五就去巡視，工人見狀自然打起精神，她身為現代人，知道什麼都是假的，獎金才是真的，於是每賣出一批成雞，都會再給工人一些花紅，工人們見雞的行情好，自己就有賞，那照顧得可細心了，別說死雞，連病雞都很少，每一隻都又肥又壯。

就這樣兩三年過去，柳青山存了不少私房——雖然人們說起她還是那個「武一競不要的媳婦」，但她不在乎，有健康，有銀子，日子可美了。

而且古代人真的很純樸，她只是把郝嬾嬾、喜鵲、壽眉當成人來看，她們就感激涕零，一直說要報恩。

轉眼，柳青山二十一歲了。

她已經存了七百多兩銀子，可以出去買座小宅子，或者跟武家把現在所居這地方買下來，然後談和離。

武一競是不喜歡她的，當初沒切割除了兩家愛面子之外，最主要的也是原主不肯，現在她這當事人同意，想必能進行順利。

古代人的平均壽命是五十歲，算算她還有三十年左右可以活，趕緊和離，趕緊找

個贅婿，趕緊生孩子——前生沒能體會的幸福，她絕對要經歷一次，她很喜歡孩子，想當媽媽，她現在下定決心，一定要做到。

如今已經是柳青山穿越第四年的夏天，這座本來不怎麼樣的小院子已經被她改造得綠意盎然——花錢移植了十幾棵環抱大樹，在牆沿種了竹子，原本沒魚沒花的水塘，現在有了幾株水蓮，清澈水下有小魚遊走，梢間鳥兒吟唱，生氣勃發。柳青山除了去探看自己的雞寮，也常常去城中的餐館吃飯——前生最後只能透過鼻胃管進流質，現在能咬能嚥，當然要大吃特吃。

一邊夾著大廚精心烹調的菜餚，一邊聽說書人講八卦——她愛財，可是錢財是為了讓自己更好，賺了錢當然也得享受一下，才對得起自己的辛苦啊。

麻辣天香是傳承第三代的餐館，大廚的拿手菜是水煮魚，又麻又辣，表面飄著一層紅油卻又清爽無比，跟別家都不一樣，柳青山吃過一次後神魂顛倒，每個月都會來報到，像她一樣的人很多，所以麻辣天香總是人聲鼎沸。

一日，巡視過雞寮，柳青山在回莊子前去了麻辣天香，點了水煮魚、蝦米絲瓜、五彩銀絲、玉蘭片，下午還得看帳本，所以沒點酒，要了一壺明前龍井。

郝嬾嬾、喜鵲、壽眉跟著坐在一起——柳青山前四年上吊被救下來後就不要她們站著伺候，說不喜歡那樣，吃飯就一起吃，睡覺也不用人服侍，剛開始她們當然也覺得不知道該怎麼辦，可是幾年過去，已經知道小姐的脾氣改了，小姐說這是她病中菩薩指示，讓她對人好一點，會有福報。

三人純樸，自然也就信了，菩薩法力無邊，沒有不知道的事情。

四人坐著吃飯已成習慣，有的人說柳青山就是沒規矩，難怪武家大爺不喜歡，才成親幾個月就把她打發出來，可是說起柳青山的養雞場卻又人人羨慕——聽說一批雞能淨賺八十多兩呢。

但總有人不以為然，說那是因為她有個好娘家，娘家就是做中盤雞鴨生意，她柳青山想養雞，當然能養起來，老經驗的養雞人不好請，但柳家有的是人脈。

說來說去，就是眼紅。

柳青山不在意，套用張愛玲的好女人壞女人公式，白手起家的人總是把靠家裡的人罵得半死，但如果讓這些人也能依靠家裡發財，沒有一個不躍躍欲試。

柳青山舀了一匙水煮魚到碗裡，嗯，很香。

「就說你這個沒用的。」街上傳來一個婦人破口大罵的聲音，「怎麼阿勇做得好好的，你就不行？」

柳青山天生八卦，忍不住朝外看去，就見一個穿著褐色裙子的大媽拉著一個少年的耳朵又打又罵，旁邊一個丈夫模樣的人正在勸。

「妳總得讓阿智解釋解釋，不然好的壞的都讓妳說去了。」

「我錯了嗎？」褐裙婦人聲音更大了，「我就知道，阿智是你親親表妹生的，所以我這嫡母說幾句都不行。」

男人一臉為難，「妳要說回家說，何必在大庭廣眾下不給阿智面子？」

褐裙婦人暴跳如雷，「長到十五歲還找不到活計，要面子？要什麼面子？當年阿勇想讀書，你可是說家裡困難，讓他十三歲就去碼頭幹活了，我見阿勇在武家河驛幹得好，賺的錢也多，有月銀，有花紅，逢年過節還有豬肉可以拿，幾年下來都能娶妻生子，讓阿智也去那裡，這是坑了他嗎？我又不是讓他去做見不得人的工作。」

男人好聲好氣的解釋，「武家河驛雖然給的銀子多，但又不是人人能進去，阿智不得武家眼緣，那就算了，反正我們梅花府挺熱鬧，到處都找人，去鋪子當個小二也挺好。」

「好個頭。」褐裙婦人依然怒氣沖沖，「阿勇在武家河驛上工，一年下來能拿二十兩，你倒是說說，哪裡的鋪子工人能拿二十兩？薛家河驛、皮家河驛，一年能有十兩已經偷笑了。」

男人理所當然地道：「那阿勇能賺，將來多照顧阿智就行了，我們家就他們倆兄弟，彼此幫忙幫忙，湊合著也能過。」

褐裙婦人一呆，隨即又大罵起來，「好啊，我就知道你偏心，讓我的阿勇辛辛苦苦工作，好去養那狐狸精的兒子。」

男人也不高興了，「都是自己人，何必計較那麼多。」

柳青山收回視線，心想，好白目的男人，外人只會覺得那褐裙婦人潑婦罵街，但她作為女子，不難想像家裡有個表妹姨娘，丈夫還想讓嫡子賺錢養庶子，心裡得有多苦。

話說回來，自己有沒有庶子庶女啊？

她穿越四年一直在莊子上生活，每間所見除了郝嬤嬤、喜鵲、壽眉，小廝長生、保安以及幾個灑掃丫頭外，就只有洪氏每兩個月會來看她一次，武家那邊是完全無消無息的狀態。

夫妻分居四年，武一競又是嫡長子，有傳宗接代的壓力，有姨娘庶子應該正常，她也只是好奇，倒不是很在乎這個，反正她已經計畫好了，今年秋天賣了雞，入帳後就跟武家談和離。

那褐裙婦人好不容易被丈夫哄走，鄰桌客人聲音大，飄進柳青山的耳中。

「那婦人的親生兒子能進武家河驛幹活，往後是不用愁了。」可能喝了酒，鄰桌嗓門還不小，「不但月銀比其他河驛高，每年夏天貨運旺季，工作時間延長，還能領雙倍酬勞，我聽說有工人家裡老母病了，武家允諾他隨時可以回來，讓他安心照顧家裡，實在有人情味，武家能做到我們江南一家獨大，確實有過人之處。」

「這倒是，光是月銀大方這點就贏很多人了，皮家河驛、薛家河驛整年都在應聘工人，一天要工作六個時辰，不包餐，一個月卻只給八百文，刻薄得很，一樣賣力氣做事，當然是武家最好，要我說，武大爺的胸襟可不一般，能給出這樣多的例銀跟花紅，每日供兩餐，有菜有肉，底下的人自然都向著他，這道理說來普通，但卻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。」

柳青山聽著，心想，這武一競很可以啊，帶人帶心才是道理，注重員工福利，員工自然有向心力。

雖然兩人沒什麼緣分，但她還是肯定他善待工人這部分。

武一競對工人都能這樣友善，想必不會為難她——她已經打聽好了，她居住的莊子價值六百兩，百里坡價值四百兩，他應該會願意用行情價把這兩個地方賣給她吧，這樣最快再賣兩批雞，她就能談和離了，讚啦。

古代沒有歷經工業革命，沒有汽車高樓，溫室效應沒有發威，夏天也熱不到哪裡去，只要不曬著太陽，基本上不會出汗。

待在室內舒服，但門還是要出的——她可愛的雞棚，她得常常去看，她的將來就靠這些雞大爺了。

進入夏季，天天午後雷陣雨，可得小心照顧，雞要是生病，不是死一兩隻，是死一整片，損失可大了。

一日巡視回來，剛剛換下泥濘的鞋子，就聽得雷聲一響，下起大雨。

「這雨可真大。」郝嬾嬾的聲音透著詫異，「我活了這麼多年，沒見過這樣大的雨。」

柳青山是好奇寶寶，馬上放下喝到一半的碧螺春，走到梅花窗邊，一看還真的，根本颱風，她移植來的大樹還能撐得住，前幾天才開的百合跟夏堇都快被暴雨打沒了。

壽眉見自家小姐看著花一臉心疼，連忙說：「我去把那幾盆花移進簷廊。」

柳青山馬上就說：「不用，暑氣蒸騰，又淋雨，會生病的。」

「我身強體壯，淋一會不會有事。」

「不准。」柳青山伸手阻止，「妳們要記得，沒有什麼事情比自己的健康更重要，幾盆花而已，不值得淋雨。」

壽眉見狀，只好作罷。

按照入夏以來狀況，雨通常只下一兩刻鐘，柳青山原本也以為很快就會停，卻沒想到過了半個時辰，雨勢更大。

天像破了洞，拚命的往人間澆水。

那夏堇原本還朝氣蓬勃，被驟雨打了一個多時辰後，整個攤扁下來，一看就死透了。

柳青山想，難怪人家說嬌花，大樹跟竹子都沒事，她特意移植來的夏日花卉半數都陣亡。

就這樣直到晚上，前院開始積起小水。

所幸主建物有架高三個階梯，所以室內青磚仍然是乾的，柳青山現在擔心小池塘溢水，那些小金魚一旦跟著滿出，那可是回不來的。

廚娘開出晚飯菜單，清蒸鱸魚、白果豬肚、辣椒福菜、京醬素絲。

柳青山想著她的雞寮，有點食不知味，雖然是蓋在山頭，不至於淹水生病，但如果山下的路淹了，她的雞也運不出來。

古代沒有幫浦抽水，只能自然水退，那可有得等了。

就這樣胡思亂想，在雨聲滂沱中，郝嬤嬤勸她早點睡。

柳青山躺在花梨木床上，蓋著祥雲絲被，心裡掛念山頭上的財產，總是不踏實——如果一切順利，她原本可以在今年存夠錢談和離，但這場意外的大雨打亂了計畫，讓工人冒水運雞這種事情她也做不出來。

就這樣迷迷糊糊，睡睡醒醒，突然間有人搖晃她。

「小姐，醒醒。」壽眉的聲音響起，「小姐？」

柳青山本就沒有熟睡，這一搖就睜眼，心裡奇怪，穿越四年多，這些僕婦只怕她睡不好，第一次在半夜叫醒她。

壽眉見她醒來，連忙扶著坐起，一臉喜色，「趙管事來了。」

柳青山原本想問趙管事是誰？腦海突然一閃，趙管事是武一競的左右手，三十幾歲，很得武一競的信任。

他來幹麼？三更半夜呢。

格扇一推，郝嬤嬤進來，十分喜悅，「小姐快些梳妝打扮，姑爺要過來了。」

柳青山一噎，這是武家的莊子，自己是他的妻子，他不是不能過來，但現在這種時間，外頭還下著傾盆大雨，這武一競哪門子毛病。

而且自己還因為這樣要半夜起床，真是莫名其妙。

柳青山雖然本來就沒睡好，但真的不想為了這種芭樂事起床，只是他們還沒和離，總不好連面子都不給——要是這宅子是自己的，她才不想接待他。

於是梳妝，打扮，更衣，燭光掩映中，她看著鏡中的人慢慢被妝點起來。

已經看了四年，還是看不膩，太好看，三春之桃、九秋之菊都不足以形容，美女她見得多了，沒見過這樣連骨相都好看的。

想來原主也真厲害，名門出身，容貌傾城，這樣都能把自己搞到被打發到城郊莊子，這顧人怨的本領可說數一數二了。

表妹既然寄居在武家，跟武一競見面說話都是正常的，原主可以因為這樣就大發飆，還把表妹說得很難聽。

四個丫頭打小伺候武一競，自然貼心，居然因為這樣心生嫉妒就把人發賣，故意賣給西域來的牙婆，存心讓她們不好過。

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原主去找熊太君主持公道，熊太君都一把年紀了，還要為了孫子的事不得安寧——熊太君的娘家祖上有功，因此有個虛銜，虛銜延三代，因此她明明是商戶婦人，卻有了官家「太君」的稱呼。

但原主不管啊，老太太也好，熊太君也好，她都不放在眼底，就是要鬧。

一個有娘家依靠的當家主母這樣，真的是很愚蠢，表妹說幾句話怎麼了？四個丫頭親厚些怎麼了，說來說去，原主才是武一競的正房妻子，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，地位穩固得很，到底在怕什麼？

所以柳青山也不怪武一競冷酷，把原主打發到莊子上，她是女子都受不了這樣的人，吵、鬧、雞飛狗跳，光想就頭痛。

所以話說回來，武一競為什麼選在這個大雨之夜過來啊？

柳青山想，這就是古代的男尊女卑嗎？

她梳妝打扮好了，到了花廳，點上七八個燈籠，花廳明亮如晝，這才知道武一競人還在路上，趙管事快馬過來通知她等候夫君。

人在屋簷下，她忍。

雨還是很大，她不用想就知道雨停後她的花園會有多慘，唯一可能生存的大概只有日日春了，能從柏油路面掙扎長出的花朵，希望也能扛過風雨。

不知道幾點了，雖然在床上睡不好，但真的起來了，又覺得好想睡，喜鵲把她的髮髻梳得好緊，她覺得有人勒住她的眼角，武一競看到她會不會覺得她長得不太一樣，眼睛被勒小了……

終於，大門開了，長生的聲音傳進來，「小姐，姑爺來了。」

柳青山站了起來，走到門檻邊迎接，就見一群人陸續從馬車下來，撐著傘，一腳踏進前院的水窪。

雨急，幾人也走得急。

柳青山很快找到自己的丈夫——雖然是第一次見面，但她有原主的記憶啊。

也許是長年在外奔波，武一競膚色微黑，但卻容貌端正，器宇軒昂，眉眼之間頗有氣勢——大概就是因為這樣才能年紀輕輕就接掌家業而不吃虧，據說剛開始皮家、薛家看他年輕，還想用輩分壓，說得好聽，「轉幾張單子給伯伯，有錢大家一起賺，年輕人不要那麼自私」，講白了就是想搶貨運單。

武一競是什麼人哪，笑而不語，笑到皮老爺尷尬，笑到薛老爺覺得自己丟人。

夫妻不睦是一回事，柳青山還是欣賞他扛得住人情壓力。

見丈夫率著一群人進了花廳，她一個屈膝，「夫君。」

武一競有點意外，隨他而來的人中有女子，按照柳青山的個性，應該不會給好臉色才對，還是說這些年來，她終於把自己修練得大器一點了？

他本也不想來打擾她，但是雨太大了，他們在路上被耽誤，無法進城，最近的客棧都已經滿了，他總不能讓貴客露宿野外。

他攜同的貴客是東瑞國總商會龐會長介紹的異域商人。

貴人一個漢名汪志勤，一個漢名黃順義，兩人的妻子都在母國，這次出來，除了隨從，還帶有幾個小妾服侍。

若是能跟這兩人談好，武家的生意將拓展到海運，聽說海外有許多國家，那裡有的東西比如香料，木材，水果，東瑞國沒有，東瑞國的絲綢、茶葉、瓷器，那些國家也沒有，如果能互通有無，那對商人來說絕對是一大利多。

這兩位異域商人在他們的母國地位極高，是皇親國戚，掌管著宮中物品的採買，因為精通漢語所以被派遣出國，假設能談好合作，那武家就能更上層樓。

武一競拿暴雨沒辦法，可是他想盡可能的讓兩位貴客休息好，偏偏前不著村，後不著店，正進退兩難的時候，他想起還有個莊子，雖然柳青山在裡面住著，但無妨，莊子一共十幾個房間。

就算柳青山又大吵大鬧，都總比讓貴客在車上過夜好——他是生意人，最講求實惠，面子什麼都是假的，舒適才是真的，貴客不會在意看他們夫妻吵鬧，但會在

意自己晚上有沒有溫暖乾燥的床可睡。

反正他跟柳青山的婚姻就是一地雞毛，梅花府跟整個船運界都知道，沒什麼好隱瞞。

武一競看到柳青山，就想起祖母那次病倒，那真的是沒什麼好臉色，「我攜同幾位貴客，妳安排一下梳洗跟休息，別怠慢了，等明日雨停我們就走。」

柳青山連忙應承，當下就安排起來。

長生保安招呼男賓，喜鵲壽眉招呼女賓。

又問他們吃過晚飯沒？得知道幾人晚飯時間還被困在暴雨中，只吃了一些乾糧，柳青山想起自己晚飯吃了白果豬肚，廚房必定還有餘下的食材，於是吩咐廚娘煮胡椒豬肚湯，給貴人去去濕氣。

她在生病之前也是堂堂執行企劃，行動力跟思考都是強項，動動嘴皮子這種事情，最簡單不過了。

武一競見以前連小事都做不好的柳青山突然把萬事打理得井井有條，有些意外——但凡柳青山有一點腦子，兩家都不用鬧到如此難看。

一群人安頓妥當，已經是深夜。

雨仍然未停，而且有更大的趨勢，好像老天爺舀水往人間潑灑，即使是見過強颱風陣仗，柳青山仍然覺得這雨驚人。

回到房間，柳青山卸下頭髮上的各種釵子——她不太懂古物，但也知道是好東西，白玉簪通體晶瑩，鳳凰釵栩栩如生，本體的價值可能還好，但手工真不得了。說來柳家對女兒也挺不錯，嫁妝都給這樣的好東西，那可是真心誠意希望女兒過上好日子，只是原主不爭氣，柔能克剛的道理都不懂。

武一競是長子嫡孫，是家業繼承人，跟他大小聲，一哭二鬧，他會怕嗎？他如果這樣就讓步，怎麼掌家，怎麼養活那幾千個工人？好好跟他說話，即使他心裡不喜歡，正妻的面子也會給的。

不過話說回來，原主如果不是要死要活，自己也不可能魂穿過來，雖然不知道原主的魂魄去了哪，可是只要上佛寺，她一定就會給原主念平安經——什麼都沒辦法做，只能這樣聊表心意。

郝嬤嬤一臉欲言又止，最後還是下定決心說了，「小姐，老婆子僭越，姑爺好不容易來了一趟，小姐還是去服個軟，求姑爺帶著一起回武家，小姐年紀輕輕，還是要生幾個孩子才妥當。」

柳青山心想，我才不要，我在這宅子當老大，何必回武家——有婆婆，上面還有一層熊太君，武一競的兩個庶弟都已經成婚，所以她還有兩個妯娌，以及幾個會喊她伯娘的小蘿蔔頭，兩個雙胞胎小姑算算應該是十五、六歲，正是麻煩的年紀。回武家得面對這些，丈夫再溫柔體貼她也不想，何況武一競不溫柔體貼。

她知道郝嬤嬤是為她著想，可是她並不想過大宅生活，太悶了，她現在可是養雞富翁，城郊的女子人人羨慕，女子經濟獨立，人格就能獨立，不跟人伸手，不用看人臉色，多自由自在啊。

不過她也知道自己不能跟郝嬤嬤說這些，太驚世駭俗了，只笑說：「嬤嬤看不出來

大爺討厭我嗎？」

「只要小姐同意，我可以去跟姑爺解釋，小姐以前不懂事，現在已經長大了，可以好好掌家，也會孝順家裡長輩，姑爺對碼頭工人都能那樣寬厚，想必也會給小姐一次機會，人會老，小姐還是要個兒子才有依靠。」

「郝嬤嬤不用為我操心。」柳青山挽著她的手臂撒嬌，「我現在有銀子呢，銀子傍身，心裡可踏實了，嬤嬤想想，是不是自從有了雞寮，我就不整日發脾氣了，那些說我閒話的人，誰不羨慕我每一百天就賺八十兩？」

郝嬤嬤著急，但她嘴笨，實在不知道該怎麼勸，「我明天一早起來烘干貝絲，小姐親自下廚煮粥，姑爺一定會賞臉的。」

我可不在乎他賞不賞臉啊。

前生一直在當社畜，好不容易穿越當老大，她可不想進武家當小媳婦，與其回武家面對兩層婆婆、妯娌、小姑，她寧願上山頭看自己養的雞。

退後一步說，自己不願意，武一競也不願意吧——畢竟原主可是把熊太君氣到小中風，把他的貼身丫鬟發賣西疆，還天天在後宅發瘋鬼叫，吵得一家不能安寧的人啊。

她不想跟他在一起，他肯定也不想跟她在一起。

要說起來，她柳青山可是武一競的陰影呢，而這陰影可不好當。